

珍視歷史，再創未來 ～輔導學會50週年感言

吳武典

第34屆理事長、本會榮譽理事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名譽教授

壹、偶然與輔導結緣

我與輔導工作結緣是在1961年，也就是中國輔導學會成立後的第三年。那年我服務的花蓮市明義國小奉命承辦全省性「國民小學個別指導活動觀摩會」，我擔任研究股股長，承擔起了主要的籌備工作。天曉得，我那懂什麼指導活動(那時叫「輔導」為「指導」)！在師範學校從沒學過，也沒聽過，我們的校長吳水雲先生(師大教育系畢業)在大學時，也沒學過。簡直是鴨子上架，只好懵懵懂懂地臨時抱佛腳，土法煉鋼，拼出了一小本「個別指導手冊」(約三萬字)，設計了一套個案研究表格，要求每班提供1至3個「問題兒童」個案，並完成一篇個案研究綜合分析報告，拍了一套「問題兒童」個案研究實例幻燈片(配合錄音旁白)，再由國立教育資料館製成一組美美的個別指導海報板(後來還全省巡迴展覽呢)。觀摩會那天，好不熱鬧，有來自全省各地小學的教師，有部廳局長官，還有老教育家林本教授(師大教育系系主任，吳校長的恩師)也來指導。後來才知道那時我國的學校輔導工作才剛起步，那時我才從花蓮師範學校畢業不久，才剛滿20歲，想起來真是膽大妄為呀！卻因緣際會地搭上了我國輔導工作的第一部列車。當然，那時也沒想到後來的際遇。

四十年前(1968年)，因應九年國教之需，台灣師大成立教育心理系(今之「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」)，彰化教育學院(今國立彰化師大)成立輔導學系，是我國輔導史上的里程碑。算起來，我是台師大心輔系的開山元老之一呢。教育心理系成立時，黃堅厚老師是創系主任，陳淑美和我是「創系助教」。從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，到教授，一直專任到1986年才離開教心系這個家，另創關係企業「特殊教育研究所」，在教心系前後共18年。之後，仍藕斷絲連地在心輔系兼了十多年的課，與心輔系淵源極深，感情濃厚。

1975年我留美返國後，在教心系開設兩門新課：團體輔導與諮商、特殊兒童教育診斷。心輔所成立後又開授團體動力學研究。由於我在美主修學校心理學，後來又在研究所講授學校心理學課程。這些課程在國內都是首創，教材與教學活動都得靠自己設計。其中「團體輔導與諮商」課程，除了課堂中的講述，課外還親自帶學生體驗會心團體，每班三十多位學生，分成三個小組，每組進行十次結構式的團體活動，雖

然付出不少時間和心力，卻也樂在其中。後來帶領國中教師成長團體、青商會學習團體及救國團「創造性團體」，累積了一些團體輔導的經驗，也相當程度地改造了我的個性--由木訥拘謹的小子，變成學生心目中「屬於社會大眾的人」，當然也就成了太太心目中「把家當作旅館的人」。

在教心系的日子，正值我的黃金年華(28至46歲)，在有迴旋梯的舊館裡，曾留下無數的回憶(如下圖)。教心系舊館已不見蹤影，只能在夢中追憶，正如所有的老教心人一樣。依然記得，那是一個溫馨的心理家園，師生如同一家人。對我而言，那是一種共同成長的歷程，永難忘懷，而且影響深遠。



貳、追隨「輔導宗師」

話說回來，我真正沾上輔導學術的邊是在1962年進入師大(那時還叫「省立台灣師範學院」)以後。宗老師是我的輔導學啟蒙老師。

我在師大教育系讀書時，共修過兩門輔導課程，一門是大三時(1964年)宗老師教的「教育與職業輔導」，一門是大四時教育系與教育研究所合開的「諮商技巧」，由美籍客座教授陶華德講授。因此，宗老師可以說是引領我進入輔導之門的恩師。那時，宗老師從美國史坦福大學進修輔導(獲得碩士學位)回來才五年，感覺上他所教的都很新，課堂作業包括職業分析、個案研究等，相當實際，使用的教科書是一本原文書。宗老師特別提到他在美國讀原文書時，速度比老美同學慢很多，只能以勤補拙，比別人多花三、四倍的時間來讀。這句話給我很大的啟示。因為我是一位師範生，進師大時的英文程度只有初中三年的基礎(師範學校沒有英文課)，讀大一英文，真是吃盡苦頭，只能靠多啃、多唸。1973年到美國唸博士學位，更是「人一能之，己十之」，宗老師的留學經驗和提示，至今印象猶深。

1977年底，宗老師被推選為中國輔導學會理事長，接續兩位前任理事長蔣建白先生(1971年7月21日逝世)與楊寶乾先生(1977年4月15日逝世)，成為我國輔導界的領航員。自1978年至1986年，共擔任了九年的理事長，卸任後接受中國輔導學會「

輔導宗師」感謝牌及榮譽理事長頭銜。九年中，承宗老師抬愛，讓我擔任了前六年的中國輔導學會總幹事之職(其中有半年因出國進修，由紀文祥教授代理)，有機會接受宗老師更多的教誨與指導。在宗老師手下做事，實在非常愉快、自在。他很少指示，有的是絕對的尊重和信任。每次帶著開會資料或工作計畫到宗老師府上請示時，他總不忘泡杯茶並準備小點心招待，且昂勉有加。

1979年我接任師大特殊教育中心主任一職(一做做了十一年)，工作忙碌起來，中國輔導學會的業務，常是事到臨頭才臨時抱佛腳，宗老師從不責備，反說我走的是「高速公路」。他總是那麼體諒學生和部屬，凡事總從正面去看。由於擔任行政職務，有機會參加宗老師主持的會議，又發覺他把輔導原理充份應用到行政上。凡是主持的會議，一定提早五至十分鐘到場，顯示敬事的態度；凡是主持的會議，總是一團和氣，他的耐心和幽默，化解了許多可能的爭議或衝突。事實上，「宗教務長」(前後共「在位」十九年，歷經「四朝」)這個名詞已成了師大的特殊商標。他在校內校外，普遍獲得敬重，聲望之崇隆，比任何一位大學校長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在教育部，凡大學聯招改革、中小學課程標準研訂、輔導方案規畫、中小學師資培育方案等，莫不借重，且大多擔任召集人。在我國教育史上，大概找不到任何一位大學教務長，有這樣獨特的聲望和地位。

1975年我自美國完成博士學位返國後，旋即加入救國團「張老師」的培訓與指導工作。「張老師」自1969年創立以來，宗老師一直擔任指導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一直到1989年臥病在床，才由黃堅厚教授(我的另一位恩師)接替，前後達二十年之久(2001年，黃老師赴美長居，由我承接這個棒子)。宗老師對「張老師」的實務指導不多，但他的標準輔導家風範，卻對「張老師」風格影響深遠。「張老師」代表著溫暖、關懷、接納、體貼、平和、無私、真誠，正是「宗老師」的十足反映。甚至有人納悶地說，當初為什麼不直接稱為救國團「宗老師」，而不是「張老師」呢？也許是那時宗老師已名滿天下，不能再有分號吧！

宗老師原是師大教育系教授，1968年教育心理系從教育系心理組獨立出來，以培養國中輔導老師及從事教育心理研究為目的。宗老師與其他專長心理、輔導與測驗的老師們也就一律轉屬教育心理系(1987年改名為「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」)。我是台灣師大教育系55級畢業生，1968年進入教育研究所就讀，同時擔任教心系首任助教。宗老師對學生、對系務一直非常關心。因他是系裡元老，與其他元老級老師，成為系裡穩定的中堅力量，他有一句名言：「學輔導的人是不吵架的。」確實發揮了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」的功能。有宗老師在場，爭辯容或有之，吵架事件則肯定不會發生。他排難解紛的能耐，遠近馳名；或許有人覺得有點鄉愿，我卻覺得十分難得。陳立夫先生嘗云，人際之道在「愛其所同，敬其所異」，宗老師確實把握了「和」字訣，而且身體力行，一身充滿祥和之氣。

1981年，宗老師屆齡退休，雖仍在教心系兼課，但已甚少在系裡出現。有一次，到新系館詢問上課的教室，一位大學部同學好心地問道：「老先生，你要找誰呀？」

不禁有所感慨。在宗老師的心裡頭並沒有「退休」二字。「退休」之後，仍然擔任中國輔導學會理事長及許多政府委託的事情，忙碌不減，但樂在其中。他曾幽默地說：「我早上出去時是十七歲，晚上回家時才是七十歲。」真的，我看到的退休後的宗老師(白天時)，總是神采奕奕，頭腦清清楚楚，說話有條不紊，字體端端正正(宗老師習慣用毛筆批公文，毛筆字是一流的)，年輕人也及不上，稱得上是老當益壯。有一次，我到他的寓所，他從書架上拿下一本已變黃的作文簿告訴我說，這是他當年在蘇州中學讀書時的作文簿(已保存了六十年)，並很驕傲地展示老師的評語。我當時的感覺是：真是寶貝啊！宗老師的寶貝一定很多，如果能加以整理出版該有多好呀！可惜退休後的宗老師，仍然孜孜地工作，沒有寫傳記或整理文稿之類的打算；我及其他門生，也各自忙著自己的工作，吝於貢獻時間，這個在心裡閃過的念頭，就成了永遠的遺憾了。宗老師腦裡存著的不只是一部我國輔導史實，也見證著政府遷台以來的教育變遷。可惜，隨著宗老師的逝去(1996年9月2日辭世)，永埋地底，令人感歎啊！今日中國輔導學會(新的名字叫「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」)慶祝成立五十週年，緬懷歷史，也要珍視歷史呀！

參、珍視歷史，再創未來

為了珍視歷史，1978年宗老師甫接理事長職務時(我擔任總幹事)，正值中國輔導學會成立二十週年，除了舉辦輔導學術研討會，並由劉焜輝教授和我共同策劃、編輯《我國輔導學的回顧與展望》一書(幼獅文化公司出版)，該書邀集當時國內主要輔導學者撰寫，分歷史、理論、實務等篇，厚達五百餘頁，堪稱我國輔導史上重要文獻。

1998年，中國輔導學會成立四十週年，我恰好擔任理事長。那年，有若干特殊的慶祝活動，包括舉辦「1998年國際心理衛生與輔導工作會議」(與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合辦)、出版《輔導學大趨勢》專書(鍾思嘉教授策劃、編輯)及舉辦「輔導學大趨勢學術研討會」(配合年會舉辦)、表揚資深優良會員、增募蔣建白先生獎學金基金，此外並召喚失聯會員歸隊、整理會籍(特別感謝王川玉老師的費心整理)。呼籲「輔導家族」的兄弟姐妹回家團圓。其中，《輔導學大趨勢》一書，老、中、青三代的輔導學者均參與撰寫，初步展現出我輔導家族根枝繁衍及世代交替的氣勢。十年來，很明顯地我們看到本學會人才輩出、業務興隆的新氣象。

今年(2008年)是本會的五十大壽，也可以說是更名、新生之年。在陳金燕理事長的卓越領導下，完成了許多艱鉅的任務，可喜可賀！我們有理由相信，本學會會繼續欣欣向榮，再創新猷。也期許我國的輔導與諮商工作應與時俱進，不斷求新、求變、求進！

我總覺得，輔導永遠被需求，也永遠不能滿足需求。這是我們的辛苦，我們的挑戰，也是我們的驕傲。但願我輔導家族珍惜歷史傳承，勇於接受現實考驗，也永遠擁抱未來！